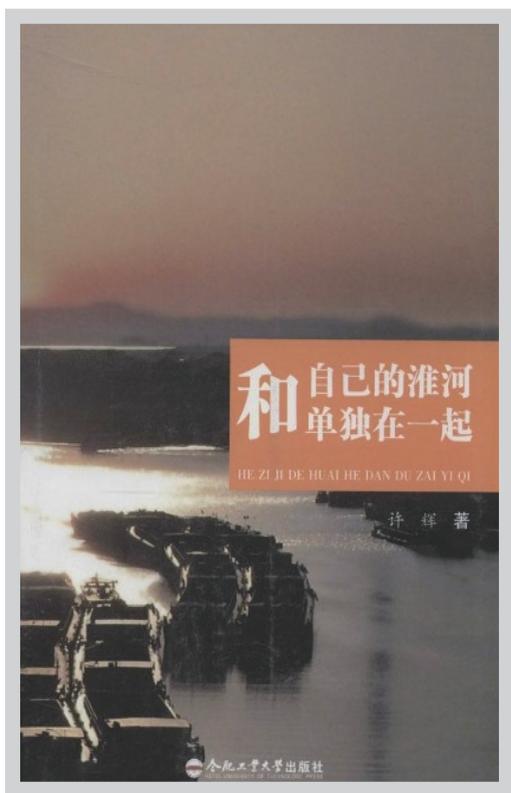


重新发现“淮文化”



《和自己的淮河单独在一起》
许辉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作家许辉的“单独”系列散文五卷本(《和自己的淮河单独在一起》《和地球上的小麦单独在一起》《和自己的脚步单独在一起》《和自己的心情单独在一起》《和自己的夜晚单独在一起》)的推出是安徽散文的盛

事。五部散文随笔集中相当多的篇目都试图对淮河从物质、精神到文化进行实地探访或镜像重构,具有重要的文学与文化价值。

其一,清醒的淮文化勘探与弘扬意识。许辉坦言:“我对整个淮河流

域有一种很深的情结。以前在那儿生活,有几十年的感情,后来又读了很多有关淮河的,基本上都不是很成系统的。我认为淮河流域的文化挖掘是非常不充分的……淮河流域我的概括是一条思想之河,孔孟老庄包括管仲,淮河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是产生思想哲学的地方,是影响世界的。所以我将自己的生活感受,加上研究与思考,通过文学的形式提炼出来,对整个淮河流域的人文地理都很关注,这是我个人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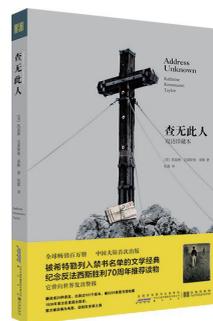
许辉对淮河流域有着清醒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主要体现在他有意识地引入其他地域文化参照系,譬如黄河流域出政权,长江流域出经济,徽州文化出商人。然而和这些地域文化的价值彰显相比较,淮河流域的文化价值与现实价值并没有得到现实弘扬。淮河独特的地域文化价值不仅在省内与徽文化、皖江文化相比较显得晦暗不彰,在全国范围内更是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许辉的散文对于淮文化的勘探与弘扬,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其二,亲历性的行走哲学和历史思考。许辉对“淮文化”的勘探与思考不是停留在书斋里,而是设身处地,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受。散文《百川归淮》不是一般的地理或文化散文,平实的字里行间具有大格局、大气象、大抱负。地理源头的寻踪,历史掌故的打捞,沿河物产的熟稔,风俗习惯的流变,人物命运的悲欢,许辉的淮河系列散文有大境界。肤浅者以为许辉酷爱旅游,这或许也没有错,但只是触及了最表层的肤理。许辉是行走哲学的践行者,他将亲历性作为个体意绪与整

体存在之间的浪漫,个体认知与历史文化之间契合不可或缺的纽带。西淝河、颍河、润河、洪河、淠河、北淝河、汲河、史河、白露河……淮河支流每一条河的下游、尾间、河口,许辉按图索骥,一路行走,一路追访,一路文字,一路情怀,淮河大散文《三河口》就是这样炼成的,任何书斋里的先验想象和浪漫虚构在这里自然无能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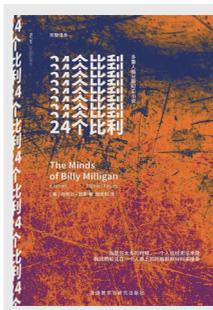
其三,个人性的文化认知与人文情怀。作者一贯追求的就是“独立行走,独立思考,独立为人,独立看世界”的个性化理念。于是从他个人性的文化视角里,他审美地发现了淮文化的中庸思想。可以说这是对淮文化审美勘探中最精当的概括或者说是最重要的“发现”。兼收并蓄,不走极端,顺其自然,儒道融汇,瞻前顾后,甚至模棱两可,都体现出淮文化深邃的中庸价值理念。许辉书写淮文化的时间性生存,也注重时空环境下,那些反时间性的恒常图景:麦月、槐月、季节风、小麦、露水,千年不变的习俗,以及淮文化里百姓固有的朴讷、憨直、中庸、平和。个人性的文化认知背后是许辉深广的人文情怀。淮河系列散文有历史社会的宏大思索,但更多关注普通的芸芸众生。有人曾评价过许辉的人文情怀:“关注黄钟大吕、主流价值、显性文化之外的‘存在的细部与庸常’是作家真正人文情怀与审美精神的体现,作家的脚步、眼光和文字重新激活了‘沉默的在场者’,传达了对日常生活、存在的诗学理想,从而形成了对‘人性与生命的自觉肯定’”。正是这样的人文情怀构筑了许辉淮文化的历史认知与现实图景。

(来源:新华读书)



《查无此人》
作者:凯瑟琳·克雷斯曼·泰勒
出版社:黄山书社

小说通过美国人麦克斯与德国人马丁之间跨越一年多时间的12封通信,将笼罩在法西斯主义影响下的两人关系由亲成仇的惊人变化逐步展现出来。小说节奏紧凑,压抑的政治环境、友情的微妙变化、为爱牺牲的少女、出人意料的结局引领读者进入无限的深思。



《24个比利》
作者:丹尼尔凯斯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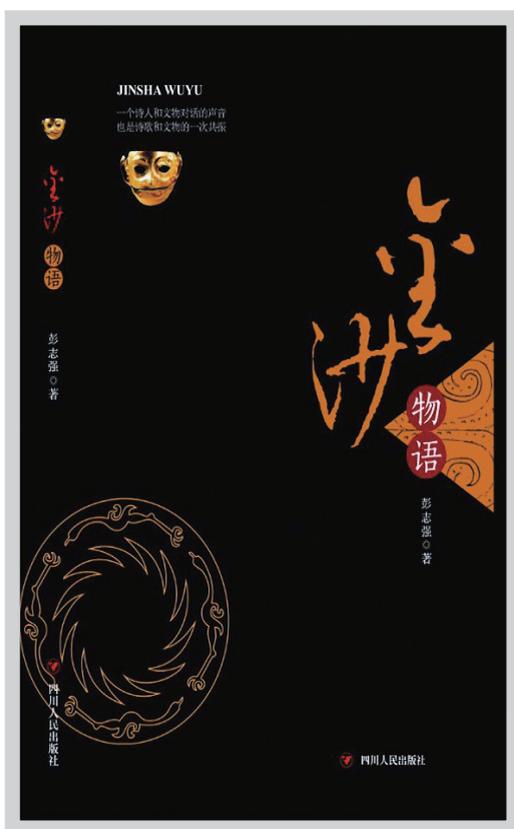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威廉斯坦利米利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犯下重罪,但因罹患多重人格分裂症而被判无罪的嫌疑犯。他不是小说中虚拟的多重人格症患者,而是一个自始至终都存在广泛争议的真实人物。他亦是第一位在四名精神病医生和一名心理学家共同见证下住院接受彻底检查的多重人格症患者……



《一起来吃早餐》
作者:Pan小月
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本书分为“早上好,鸡蛋小子!”“如何吃完一条吐司”“果酱的基本做法”“好米饭有光辉”等章节,将作者在豆瓣上备受网友推崇的早餐相册做成拼图,截取部分网友评论和媒体报道,营造出“亲自动手,一起来吃早餐”的美好氛围。

让文物开口说话



《金沙物语》
彭志强
四川人民出版社

什么是好诗?首先要打动人的内心,甚至让读者有创作的冲动。诗歌,从本质上讲,是语言的艺术,是诗人对这个世界感知之后提炼出来的清澈之光,可谓沙里淘金。彭志强的金沙文物题材系列诗歌

既坚持了诗歌的优秀文本写作,还从语言上拉近了诗歌与大众读者的距离。

在中国诗坛,彭志强只是一个崭新的诗人。他潜心一年创作的金沙文物诗集《金沙物语》,既是向金沙

“太阳神鸟”金箔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10周年献礼,也是给中国诗坛奉献的一份礼物。或许从此,中国诗歌多了一个品种:文物诗歌。

文物的诗歌并不好写,毕竟隔着久远的时空。成都在先秦以前的蜀国历史,曾经断裂了几百年。金沙遗址发掘出土石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一举把成都市的建城史从距今2300年提前到距今3000年左右。彭志强诗歌的独特魅力,在于他把视角牢牢盯住这些见证古代蜀国辉煌的文物,这些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内涵与外延的文物,这些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的文物。

诗人用大胆想象力予以这些文化遗存新的生命和温度。这也是给成都这段神秘的古蜀文明、金沙王国历史填补文学空白。彭志强用诗歌让文物开口说话,是他以诗歌的名义对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文物进行二度考古发掘,为我们打开了一段色彩斑斓的成都历史长卷。

三千多年璀璨夺目的古蜀文明,过去有文物作证,如今有诗歌写意。说到写意,这是诗歌本身最渴望的钥匙,也是诗人打开心门与读者对话的钥匙。比如,彭志强写的铜眼睛形器,“天空已经长满了白发/我却飞不出禁锢在胸口的黄土/我用眼睛举起鲜艳的花/让山川后退,白云和黑夜也后退/其实我也有阳光/只是一直放在父亲的眼皮下”(《我的眼睛早已生锈》),整首诗歌意境丰富、语言空灵、文字清晰,能把人一下拉入诗人设置的苍凉的时空之中。再比如,他写的铜戈,“我的心里放着一把铜戈/尽管从未取出来用,向别人挥舞/它依然有削铁如泥的杀气/因为气色过于尖锐,甚至面目狰狞/秦国的战袍

曾被它粉碎成沙/让蜀国将相扬眉吐气,气吞山河/用野心勾杀野心,必然两败俱伤/三星堆的灰终止不住金沙漏泄的伤口……/于是我常常把隐忍收藏,在刀刃上/该花钱的时候毫不吝惜内心的血外流”(《隐忍藏在刀刃上》),这样的抒情,能看到诗人大气磅礴的辽阔胸怀,收尾又从历史深处转换到现实生活细节,读来让人回味无穷。该把什么恰如其分写入诗歌,然后打动读者?彭志强的《给阳光打的一张借条》这首诗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困在网袋的生活里不能自拔/朋友就是一把比铁更铁的斧头/为你劈走多余的枯枝残叶/劈走多余的七情六欲/然后砍开被摸底河蒙住眼睛的黎明/冬天的雪冰封了我身体里的火车/无法驾驶饥饿的方向盘,把朋友借出来/就像一座山给阳光打的一张借条/不需要归还/也不需要去菜市场砍价还价”。这是金沙文物石斧,让诗人产生了丰富的想象力,那些散落在石斧上的阳光,本身就是一场阳光、历史和文物的时空对话,让人意想不到的,诗人竟然借助这个意境写出了一首表现朋友之情的好诗。

纵观彭志强的整部诗集《金沙物语》,他写了金沙100多件文物的诗歌,几乎每一首水平都很均匀,很难得的是没有一首差的诗歌。他借助太阳神鸟、金面具等金沙遗址出土代表文物,以诗歌的语言勾勒古蜀国人生生活和祭祀文化,折射诗人的现实生活和生命思考。这些诗歌看似在写金沙,其实是在书写极具个人想象力的金沙王国,在为成都曾经断裂500年的那段神秘难言的蜀国历史填空。

在诗意弥漫的金沙文物的虚实之间,一个名叫金沙的王国重新诞生。(来源:新华读书)